

数字化转型、新质生产力与企业韧性研究

张宇豪¹ 马骁¹ 王文兰¹ 张永发¹ 范灏熙¹ 王爱清¹

¹ 宁德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供应链波动与技术迭代加剧了生存挑战，数字化转型、企业韧性、与新质生产力的协同发展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数字化转型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技术支撑与实现路径，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数字化转型向深层次迈进，二者共同影响企业韧性提升，但现有研究对三者的关联分析较为碎片化，缺乏系统完整的理论框架。基于此，本研究聚焦三者内在逻辑与作用机制，致力于构建系统的理论关联框架，丰富非实证类企业韧性研究视角，为学术研究提供新的理论参考；同时为企业明确数字化转型的核心价值，引导企业合理制定转型战略、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抗风险能力，助力企业应对外部环境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数字化转型；企业韧性；新质生产力

DOI <https://doi.org/10.6914/tpss.080105> **文章编号** 2664-1127.2026.0801.51-60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经营的外在环境更具动荡性，供应链上下游的动荡、技术的变革等增加了动荡性，企业韧性成为企业的立足条件，只有具备较强韧性的企业才能生存发展于数字经济时代。而数字化转型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关，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数字化转型能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技术手段和路径，新质生产力培育能为数字化转型纵深发展提供新动能，增强企业韧性。但以上文献是对三者关系的分析，三者内在关联和作用机理并没有得到理论框架的解释，因此，在理论上，不仅有助于完善三者的内在关联系统理论框架，丰富企业韧性研究视角，为学者提供新的思考，而且有助于在实践中帮助企业充分意识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培育新质生产力、提高自身抗风险等方面的重要意义，选择合适的转型路径，高效培育企业新质生产力，增强企业韧性，应对动荡变化外部环境，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系福建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项目编号 S202510398032）“数字化转型、新质生产力与企业韧性”的阶段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宇豪、马骁、王文兰、张永发、范灏熙，宁德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在校生；王爱清，女，宁德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本文通讯作者。

© The Author(s) 2026. CC BY-NC-ND 4.0. **Article History:** Received: 3 November 2025; Accepted: 1 December 2025; Published: 15 January 2026.

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 (Shèhuì kēxué lǐlùn yǔ shíjià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 Science*, ISSN 2664-1127 (Print), ISSN 2664-1720 (Online), ISSN 2664-1747 (CD-ROM). Published by Creative Publishing Co., Limited 开元出版有限公司 (CPCL®). 国家新闻出版署备案, 中国图书进出口上海有限公司进口. Email: cpcl@cpcl.hk, <https://ssci.cc>, <https://cpcl.hk>.

一、研究现状

（一）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内涵

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内涵并非单纯的技术工具升级,而是以数据要素为核心驱动,通过数字技术与企业战略、业务流程、组织架构、价值创造模式的深度融合,实现企业运营效率提升、业务模式创新与核心竞争力重塑的系统性变革。其本质是打破传统生产要素的约束,将数据贯穿于研发、生产、营销、管理等全价值链环节,推动决策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流程从“线性分工”向“协同联动”优化,最终实现企业从传统运营模式向数字化、智能化范式的转型跨越。

数字化转型有利于商业银行的整体稳健性的提升,降低风险承担水平,通过提高风险计量精度,优化资本配置从而增强银行的稳健性^[1]。数字化转型对于“老产业”也有推动作用,数字化转型推动业财融合,能够优化财务指标,数据在其中起关键驱动作用,助力财务职能转变,推动煤炭行业数字化转型与可持续发展^[2]。制造业企业由资本密集转向技术密集,由生产型制造转向服务型制造过程中,数字化发挥了优化资源配置、整体流程的重要效果,提升了制造业企业核心竞争力,推进体系向价值链上端转移,促使企业绩效提升^[3]。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 ESG 表现产生积极影响。企业韧性可以调节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意味着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升韧性从而提升 ESG 绩效。同时,高层管理团队(TMT)的研发背景可以增强数字化转型与 ESG 绩效之间的正相关性,而管理层的近视则可能削弱数字化转型对 ESG 绩效的积极影响^[4]。同样,TMT 的异质性显著提升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程度,得益于内部控制质量和动态能力的机制。TMT 异质性提升了决策多样性和风险识别能力,从而增强了内部控制质量。同时,通过多元视角和创新思维,它增强了企业的动态能力,共同推动数字化转型^[5]。

（二）新质生产力的研究现状

新质生产力是指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以数据要素为核心驱动,依托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新型生产要素与先进技术,摆脱传统增长路径依赖,通过生产函数重构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型生产力形态。其核心是通过技术创新与要素升级,提升生产效率、优化产品服务、创造新的价值空间,本质是生产力发展的质的飞跃,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产物。

民营经济对新质生产力具有促进作用,能够显著促进新质生产力总体水平的提升;机制分析表明企业家精神与经商环境可以增强民营经济从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此外,在新质生产力水平较高地区、东部地区和南方地区,民营经济对新质生产力促进作用更大^[6]。数据资产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提升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其作用路径主要通过化解企业财务困境、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信息不对称三大渠道实现;门槛效应检验证实,数字化转型在二者关系中存在单一门槛特征,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加深,数据资产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呈现显著倍增效应;异质性研究进一步发现,该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及高科技行业企业中表现更为突出^[7]。新质生产力促进了中国式现代化,主要通过城乡融合和产业结构升级来间接促进,并且新质生产力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可以让周边地区与本地区共同促进中国式现代化^[8]。

人工智能驱动的发展与新生产力驱动因素的推进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其次,人工智能驱动的发展对新生产力的积极影响在信息化程度高、固定资产投资高的地区更为明显。第三,人工智能驱动的发展通过促进数字金融的发展和提升金融支持水平,有效促进新的生产力驱动力的发展^[9]。全国大多数省份农业与物流产业的整合程度总体呈现协调发展趋势,但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同时,新质量生产力对其综合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每增加一个新质量生产力单位,整合水平可提升 0.153 单位。研究结果为加速农业新优质生产力的形成、实现区域农业现代化路径及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实证证据^[10]。数字包容性金融对新优质生产力的影响,表明数字包容性金融能够显著促进新高质量生产力的发展,其影响在更

深层次的使用中尤为明显。因此，为了加速新优质生产力的发展，必须积极推动数字包容性金融的发展，完善区域协调合作机制^[11]。

（三）企业韧性的内涵界定

企业韧性是指企业在面对内外部不确定性冲击（如市场波动、技术变革、突发风险、供应链断裂等）时，具备的快速适应、抵御冲击、修复恢复并实现转型创新的能力。其核心是企业通过动态调整战略布局、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组织弹性、构建风险防控体系，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保持生存能力，并将冲击转化为发展机遇，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属性。

机制分析表明，耐心资本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减少代理冲突从而提升了企业韧性，同时还可以缓解管理层与大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和矛盾，提升企业韧性，异质性分析得出，越是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时期，战略性股权资本与关系型债权资本对企业韧性的提升作用越大^[12]。智能创造可以提升企业韧性，主要通过加强资源掌控、提升营运效率以及改善协同治理等路径实现，并且在提升企业韧性的同时还可以实现创新驱动、降本减负的战略目标^[13]。ESG 表现的提高有助于提升上市制造业企业财务韧性；企业 ESG 表现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促进企业创新来提升上市制造业企业财务韧性^[14]。

（四）三者关联研究现状

1. 数字化转型与新质生产力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源头，二者具有“技术 + 价值”的关系。我国学者研究显示，数字化转型可通过提高效率、流程再造、转型升级等方式，助力传统制造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制造业向服务性制造业转变，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和企业绩效，厚植企业新质生产力；数字化转型在传统煤炭行业具有业财融合、数据赋能的作用，达到助力可持续发展、提高新质生产力的目的。

数据资产的中介效应和数字化转型的门槛效应加剧了此影响。数字转型的结果是数据资产，可以化解财务危机，优化资源组合，降低信息不对称，从而可以直接导致新质生产，数字化转型具有单一门槛效应，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数字化转型对于新质生产的正向影响就越大，数字化转型是数据要素产生影响、产生新质生产的前提条件。

国际经验显示，通过技术变革与要素重组的数字化转型为新的生产力发生提供了各种基础。人工智能的数字可以与新的生产力发生强相关关系，并且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地方更易；作为数字化转型结果而发生的数字包容性金融的发展，其可以通过丰富供给来源和创造良好环境的方式赋能新生产力的增加，表明数字化转型对新的生产的赋能作用存在于各领域。

2.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韧性

技术赋能和机制提升双路径数字化转型从新技术、新机制夯实企业韧性能力，两者是路径和补充关系：技术赋能可以直接提升企业风险控制能力，如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商业银行风险计量能力、降低资本占用、提高企业韧性能力；也可以从间接层面提升企业韧性能力，如数字化通过智能制造提升企业控制资源能力、提升企业效率能力、联动治理创新降本增效，提升企业韧性能力。

作为两者关系的重要传导机制之一，异质 TMT 与内部控制的关系异质能够通过提高决策异质性和识别能力、提升内部控制质量和企业韧性等路径使企业数字化转型更加深入，从而间接提升企业韧性；异质 TMT 的研发背景能够提升数字化转型正向效应，规避管理层近视效应的负面影响，使数字化转型正向作用于企业韧性，从而实现数字化转型—企业韧性—ESG 绩效。企业韧性对数字化转型与企业 ESG 的积极关系也存在企业韧性的正向调节作用，即数字化转型—企业韧性—ESG 绩效，企业韧性能够通过提升企业韧性进而提升 ESG 绩效。

3. 新质生产力—企业韧性

价值创造与风险应对是互为补充，新质生产力与创新研发和要素升级等，是企业韧性发展的“发展赋能—风险应对”互为补充，互相影响，互相适应，即企业韧性是以新质生产力创新研发和要素升级为基础，

以企业产业结构升级为基础,以企业核心能力完善等为基础,为企业韧性提供条件,依托新质生产力高质量的发展,为企业的韧性带来更多的资源和技术条件,以应对冲击环境,比如市场冲击、技术冲击等,如依托新质生产力进行农业、物流等产业的合并,通过发展优化、供应稳定间接提升相关产业、企业的韧性。

企业韧性有利于为助力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实现提供支撑,为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发展发挥“蓄水池”和“加速器”功能。新质生产力培育涉及长周期研发投入和要素投入,存在较多风险挑战,企业韧性高有利于为助力新质生产力持续稳定发展排除融资约束和外部冲击、提升创新能力和改善治理结构,并且,企业 ESG 绩效是提升企业韧性的途径之一,通过改善企业韧性的财务弹性、持续性,有利于为助力新质生产力的长周期持续投入创造条件,形成“企业韧性改善-创造条件-新质生产力培育”良性循环。

4. 新质生产力与企业韧性

价值创造与风险抵御的相互支撑新质生产力与企业韧性呈现“发展赋能-风险兜底”的互补关联,二者相互促进、动态适配。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与要素升级为核心,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升核心竞争力,为企业韧性提供根本支撑——企业依托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能够积累更多资源储备与技术优势,增强应对市场波动、技术变革等不确定性冲击的能力。例如,新质生产力对农业与物流产业整合的促进作用,可通过提升产业协同效率、强化供应链稳定性,间接增强相关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企业韧性则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落地提供重要保障,成为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的“缓冲器”与“助推器”。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需要长期的技术研发与要素投入,过程中面临各类风险挑战,而具备高韧性的企业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创新活动、优化治理结构,为新质生产力的稳定推进扫清障碍。同时,企业 ESG 表现作为韧性提升的重要路径,其通过改善财务韧性、强化可持续发展能力,能够为新质生产力所需的长期创新投入提供稳定环境,形成“韧性提升-环境优化-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正向循环。

二、三者协同发展中存在的实际挑战

(一) 数字化转型“门槛壁垒”加剧企业分化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门槛效应,而这一“门槛壁垒”正成为企业分化的核心推手——具备资源与能力优势的企业能快速跨越门槛,形成“转型深化-韧性强化-新质生产力提升”的正向循环;而资源匮乏、基础薄弱的企业则深陷门槛之下,陷入“转型停滞-韧性不足-发展滞后”的困境,最终导致企业间发展差距持续拉大。

1. 转型进程分化

对于国有企业与高新企业来说,作为这类优势企业,凭借充足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以及技术的储备,可以快速的实现数字化基础设施(搭建数据中台、智能生产系统等),从而实现业务升级,深度融合组织架构。相反对于中小企业,想要实现数字化转型就相对困难许多,金融机构在授信过程中往往更倾向于财务状况稳健、抵押资产充足的大型企业,而中小企业受制于规模有限与抗风险能力较弱等因素,在融资过程中面临更高门槛与更为严格的审批要求,致使资金获取难度增大^[15],这类企业资金受到约束,仅能开展局部的、简单的数字化尝试(应用数字化办公软件),难以达到“有效转型门槛”,这样的数据资产无法形成规模效应,无法化解财务困境、降低信息不对称发展,难以实现数字化抗风险能力,从而进入停滞状态或者淘汰出局。

2. 韧性水平分化

跨越转型门槛的企业,可以将数字化成果转化为韧性优势。通过数据驱动的风险预警系统(如供应链波动预测),来规避风险从而提升韧性。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供应链韧性内涵已从简单地应对风险延伸至风险感知预警、动态协同、柔性敏捷和可持续发展等诸多方面,其各方面的内涵相互联系、相互支持,共同构成企业应对风险、适应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能力^[16]。相反,未跨越转型门槛的企业,将会缺

少这类数字化转型成果的支撑，韧性建设停留在表面，难以应对技术迭代，市场波动等复杂风险。在产业链波动中，数字化转型充分的核心企业可通过数据平台快速匹配替代供应商，而配套中小企业因数字化程度低，无法同步响应，易陷入生产中断，进一步拉大与核心企业的差距。

3. 新质生产力分化

优势企业在深度数字化基础上，依托数据要素推动技术创新、模式革新、韧性保护，实现从传统生产方式向技术密集型、创新驱动型的转型，新质生产力水平不断发展、持续提升。烟草商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实现有效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提高烟草商业企业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并有效缩短烟草从种植到市场的周期^[17]；而受门槛限制的企业，因无法激活数据资产价值，只能维持传统生产模式，依赖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陷入“路径依赖”。例如，高科技企业通过数字化与人工智能的融合，开发新产品、拓展新赛道，而部分传统中小企业仍停留在低附加值生产环节，新质生产力培育无法进行，与优势企业的发展差距不断扩大。

数字化转型“门槛壁垒”引发的企业分化，并非单一维度的差距扩大，而是形成“分化-再分化”的恶性循环。跨越门槛的企业，凭借数字化优势实现效率提升、韧性增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积累更多资源与竞争优势，进一步加大转型投入，巩固领先地位；而未跨越门槛的企业，因发展滞后导致资源积累不足，更难承担转型成本，韧性短板凸显，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新质生产力培育停滞，与优势企业的差距持续拉大。这种分化不仅体现在单个企业间，还会延伸至产业链、区域层面，如产业链中核心企业与配套中小企业的分化、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分化，最终影响整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二）“韧性建设”与“新质生产力培育”目标脱节

“韧性建设”聚焦企业抵御内外部不确定性冲击、维持稳定运营的能力，核心是“风险防控与可持续生存”；“新质生产力培育”侧重通过技术创新、要素升级实现价值创造与发展跃升，核心是“突破与增长”。二者本应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体两面”，但实际中却存在显著目标脱节，成为制约企业协同发展的关键障碍。

1. “重稳轻新”的保守选择

部分传统企业（如制造业、农业企业）将韧性建设等同于风险规避，为维持短期运营稳定，过度依赖旧有生产模式与市场渠道，拒绝通过数字化重构流程、投入新技术研发。例如，传统制造企业为规避供应链波动风险，坚持与固定供应商合作，不愿推进智慧供应链建设来培育柔性生产能力；农业企业为避免市场价格波动损失，固守传统种植品种与销售模式，拒绝数字化订单农业与新品种研发，导致新质生产力培育长期停滞。

2. “重新轻稳”的激进路线

相对于传统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则容易陷入到只注重创新而忽视韧性的建设的风险，将资源全部用于新质生产力的培养上（如 AI 技术研发，新业务开拓等），忽却视了韧性建设的基础保障，这类企业往往缺乏研发失败应急资金、市场波动应对预案，一旦遭遇技术迭代滞后、市场需求突变，前期创新投入难以转化为实际收益，新质生产力培育被迫中断，则前功尽弃。

3. 资源配置的对立冲突

企业在资源分配决策中，常将韧性建设与新质生产力培育置于非此即彼的对立框架。韧性建设的资源投入聚焦于风险防控与稳定保障，涵盖应急资金储备、备用产能搭建、风险防控体系构建、供应链冗余布局等刚性支出，这类投入虽能为企业筑牢抗冲击防线，但多属于“防御性成本”，短期难以直接转化为经济效益；而新质生产力培育则需要持续投入研发创新、技术迭代、数字化基础设施升级、新业务模式探索等“进攻性资源”，这类投入是实现要素升级与价值创造的核心支撑，但回报周期长、不确定性高。在资源有限约束下，二者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过度倾斜韧性建设会挤压新质生产力培育的资源投入，导致其进展迟缓；反之，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则会造成韧性建设资源不足，企业应对内外部冲击的缓冲空间与能

力薄弱，易因突发风险中断创新、陷入经营困境。这种对立冲突本质是企业短期稳定需求与长期发展目标的资源配置矛盾外化，在资源储备薄弱的企业中更为突出，直接制约二者协同推进。

（三）数字化转型价值转化与韧性、新质生产力协同不足

数据资产作为数字化转型的核心产出，既是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中介，也是提升企业韧性的重要支撑，但实际中多数企业存在数据资产价值转化与二者协同不足的问题，导致数据有积累、价值难释放。

1. 数据资产与韧性建设脱节

数据资产与韧性建设的脱节，核心体现为数据在风险全生命周期管理中的应用空白，未能将数据要素的预判、分析能力转化为企业抵御冲击的实际韧性。企业仅将数据用于生产效率优化（如降本、提产），却未利用数据构建风险防控体系。仅通过销售数据制定生产计划，却未通过供应链数据预判断链风险、未通过客户数据识别流失隐患；缺乏数据驱动的风险分级与应急响应机制，面对市场波动、技术迭代等冲击时，仍依赖经验判断，无法快速精准应对，导致韧性建设停留在“被动承受”层面。

2. 数据资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脱节

数据资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的脱节，本质是数据要素未能深度融入创新全流程，无法为技术突破、模式革新与价值创造提供核心支撑。数据治理体系缺失（如数据标准不统一、安全风险高、数据质量低），导致数据资产难以有效支撑新质生产力所需的精准研发、定制化服务。制造企业积累了大量生产数据，却因数据分散、格式不统一，无法通过数据分析优化产品设计、研发新技术；服务企业未通过用户行为数据挖掘需求痛点，新业务拓展仍依赖主观判断，难以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数据资产的要素价值无法释放。

3. 三者协同闭环缺失

数据资产、韧性建设、新质生产力三者各自为战，未形成“数据赋能韧性→稳定环境支撑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反哺数据积累”的闭环。一方面，企业通过数据提升了供应链韧性（如精准预判补货需求），却未将稳定的供应链优势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如柔性生产、定制化交付）；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培育过程中产生的新数据（如研发数据、市场反馈数据），未回流至韧性建设体系，导致风险防控能力无法同步提升，最终无法实现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的正向循环。

三、破解三大协同困境的战略方向

（一）破解数字化转型“门槛壁垒”

以转型升级速度不平衡、韧劲不平衡、新质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为导向，形成“企业+区域+生态系统”解决方案，打破“赢者通吃，输者出局”。针对国企、高科技型企业，引导其发挥骨干带动作用，开放技术、数据，赋能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转型，积极投入先进技术研发，将数字化优势逐步转变为新型生产力先发优势，形成“一枝独秀，万花齐放”。

针对中小型企业，以“降成本、提效率、快上手”为导向，引导金融机构试点“数字化转型信贷”，扩大数字化转型专项贷款规模，推广“转型贷+设备更新贴息”等组合金融工具，对采用“小快轻准”转型方案的企业施差异化补贴，实现资金供给与企业规模、转型需求的精准匹配^[18]。政府补贴企业购买云服务、轻量化数字工具等，打造区域化公共数字化转型服务平台，免费提供数据基础治理、数字风控等服务，帮助中小微企业“无基础”起步、形成规模数据优势，增强自身韧劲、提高自身效率。

针对传统型企业在位企业，特别是高污染、高耗能行业企业，鼓励其逐步开展数字化转型，推动其合规，增强“韧劲”，第一阶段为合规、韧劲，以数字化手段开展生态环境监测、自然灾害预警，筑牢自身抗风险防线，减少自身转型成本；第二阶段以第一阶段成果为基础，推进自身生产过程数字化，形成新质生产力，同时整合工信、环保、农业农村等部门政策，推出“转型+合规+创新”，简化申报流程，减少自身转型成本；针对区域间不平衡问题，以“东数西算”带动中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区域特色

产业数字化平台，推动东部地区企业结对帮扶中西部地区企业，以技术输出、资源共享的方式缩小地区间数字化转型差距，以此带动各类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形成总量上的新质生产力。

（二）化解“韧性建设”与“新质生产力培育”目标脱节

一是坚持“理念一体、资源一体、机制一体”，破除两者之间的“两依互促”关系，形成“稳住韧性、稳中求进、进中求稳”的良好氛围。一是一体理念，行会联合发文，各行企业联合发声，树立“韧性是新质生产力压舱石，新质生产力是韧性的升级版”的理念，打破“稳而不新”“新而不稳”的认知。

二是机制一体，各企业建立“创新+助力基金”，将固定比例销售款定期提取，用于风险控制研发，避免以牺牲其他目标为代价的“一维目标”，同时鼓励“进攻资源”和“防守资源”的循环再利用，让韧性建设构建的风险预警平台、供需协同体系等防守资源成为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情报系统，创新成果产出反哺创新韧性建设。

三是一体机构，各相关部门组建“韧性+创新”项目组，将研部门、风控部门、生产部门等进行资源整合，在做好创新部署的同时，做好风险压舱，研发部门提出创新项目时风控部门出具风险报备，风控部门创新业务适配完善风险压舱体系，创新韧性考核指标应结合研发投入占收入比、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收入比创新考核指标，避免短期指标导向，确保企业稳住基本盘的同时不断发展新质生产力。

（三）破解数字化转型价值转化协同不足

以数据资产为纽带，通过“夯基、赋值和赋能”贯通数据资产和韧性打造、数据资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之间的链路。

一是夯实企业数据底座，在企业层面形成数据采集、数据汇聚、数据流通、数据安全等标准，构建企业数据大脑，汇聚生产、经营、市场、风险等数据信息，破除数据烟囱、数据不兼容、数据质量不高等障碍，部署数据加密、访问控制等安全工具，平衡数据安全和数据高效利用，夯实数据利用基础。

二是赋值场景数据资产，在韧性打造层面，收汇聚供应链、市场、政策、技术等风险数据，形成由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评估的数据驱动体系，将风险从“黑天鹅”和“灰犀牛”变“白天鹅”；在新质生产力培育层面，将数据要素融入整个创新环节，市场数据定位研发需求、企业生产数据定位生产参数、客户用户数据定位产品设计，链条数据定位协同创新体系，让数据驱动成为创新变革的核心动能。

三是形成三者良性循环，建立数据回流复用机制，将韧性打造过程中产生的风险数据、应急处置数据回流至企业数据大脑，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注入风险规避数据源，同时将新质生产力培育过程中产生的研发数据、市场数据等数据回流，融入韧性打造体系，改善风险防范模型，打造“供应链——协同创新——市场开拓”等“三链合一”的关键场景，让“数据驱动韧性→新环境—新质生产力—数据”的正负效应充分显现，释放三者融合的正指数效应。

四、结语

数字经济时代正在深刻重塑企业发展的技术基础、组织形态与竞争方式。在这一背景下，数字化转型、新质生产力与企业韧性逐渐成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三大关键变量。本文在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对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了综合分析，指出数字化转型、新质生产力与企业韧性并非彼此独立的概念，而是构成企业发展体系中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协同结构。从整体逻辑来看，数字化转型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技术基础与实现路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企业创新与价值创造提供核心动力，而企业韧性则为二者持续运行提供稳定保障。三者之间形成了“技术驱动—价值创造—风险保障”的动态协同机制，共同构成企业在复杂环境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支撑体系。

首先，从技术驱动角度看，数字化转型是推动企业迈向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桥梁。在数字经济条件下，数据要素逐渐成为继土地、劳动、资本和技术之后的重要生产要素。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可以实现数据

要素在研发、生产、营销和管理等环节的深度嵌入,使决策机制从经验导向转向数据驱动,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推动业务模式创新。数字技术不仅能够提升企业运营效率,还能够促进企业在生产模式、组织结构和商业模式上的系统性变革。通过这一过程,传统生产要素与数字技术实现深度融合,企业逐步形成以技术创新和数据驱动为核心的新型生产方式,从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数字化转型不仅是企业技术升级的过程,更是企业生产力结构重构的重要路径。

其次,从价值创造角度看,新质生产力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以数据要素为关键驱动,通过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绿色低碳技术等新型技术体系推动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更加注重创新驱动和效率提升,其本质在于通过技术突破与要素重组,实现生产效率与价值创造能力的质的跃升。企业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不仅能够提升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还能够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和技术创新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同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会反过来推动企业进一步深化数字化转型,使企业在技术创新和组织升级方面形成持续的动力来源。

再次,从风险治理角度看,企业韧性是保障企业在复杂环境中持续发展的关键能力。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技术迭代不断加快以及供应链波动频繁的背景下,企业面临的风险环境日益复杂。企业韧性体现为企业在面对外部冲击时的适应能力、恢复能力以及转型能力。具备较高韧性的企业不仅能够短期冲击中维持稳定运营,还能够危机中寻找新的发展机遇,实现由“被动应对”向“主动转型”的战略升级。从这一角度看,企业韧性不仅是企业风险管理能力的体现,更是企业实现长期创新发展的制度保障。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和风险预警能力,为企业韧性建设提供技术支持,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则为企业积累资源与技术优势,进一步增强企业应对不确定环境的能力。

本文进一步指出,数字化转型、新质生产力与企业韧性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出动态循环的协同关系。数字化转型推动数据要素的积累与应用,从而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技术基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又能够通过创新驱动与效率提升增强企业资源能力,从而为企业韧性建设提供物质与技术支持;而企业韧性的提升则为企业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与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稳定环境。这种“数字化转型—新质生产力—企业韧性”的循环机制,使企业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形成持续创新与稳定发展的双重优势。

然而,在现实发展过程中,三者协同推进仍然面临诸多挑战。例如,数字化转型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不同企业在资源基础与技术能力上的差异容易导致转型进程的不均衡;部分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重创新轻韧性”或“重稳健轻创新”的发展偏差,导致新质生产力培育与韧性建设目标出现脱节;同时,数据资产在企业内部的价值转化仍然存在不足,难以充分发挥其在风险治理与创新驱动中的核心作用。因此,在未来发展中,需要通过制度设计与治理机制创新,推动数字化转型、新质生产力培育与企业韧性建设之间形成更加紧密的协同关系。

从实践层面来看,推动三者协同发展需要在企业、产业和区域三个层面同时发力。企业层面应通过完善数据治理体系、加强技术创新投入以及构建风险管理机制,实现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发展的深度融合;产业层面应通过产业链协同与数据共享机制,推动产业生态系统的整体升级;区域层面则应通过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政策支持体系,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通过多层次协同推进,逐步构建数字化转型驱动的新质生产力体系,从而不断提升企业在复杂环境中的适应能力和竞争优势。

总体而言,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新质生产力与企业韧性之间的协同关系将成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只有通过推动三者之间的深度融合,企业才能在技术变革与市场竞争中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并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实现长期稳定发展。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通过实证方法检验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并从不同产业与区域视角探讨其差异化发展路径,从而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丰富的理论支持与实践启示。

参考文献

- [1] 李源佳, 高良谋, 王晏如. 数字化驱动下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与风险承担机制研究 [J/OL]. 国际金融研究, 2025, (11): 60-73 [2025-11-20].
- [2] 赵少峰, 杨伟, 牛林, 等. 煤炭企业数字化财务管控创新模式研究 [J/OL]. 会计之友, 2025, (22): 58-67 [2025-11-20].
- [3] 黎明, 谭琳秋. 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与制造业企业绩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J]. 财会通讯, 2025, (17): 41-45+55.
- [4] Zhang W, Yang K, Li X. How do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ffect firms' ESG performance? The evidence from China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25, 395: 128021-128021.
- [5] Wang X, Kong T. Internal control quality,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executive team diversity: mechanisms behind corpora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J]. Future Business Journal, 2025, 11(1): 257-257.
- [6] 王凯, 庞震. 民营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 [J/OL]. 华东经济管理, 1-11 [2025-11-20].
- [7] 武永霞, 李伟. 数据资产、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新质生产力 [J/OL]. 华东经济管理, 1-11 [2025-11-21].
- [8] 王子凤. 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 [J/OL]. 统计与决策, 2025, (21): 11-17 [2025-11-21].
- [9] Shoujie H. AI-driven transformation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financial empowerment pathways [J].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2025, 86(PF): 108804-108804.
- [10] Ju P C. Ca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Logistics Industry? –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across 30 provinces [J]. SHS Web of Conferences, 2024, 209.
- [11] Shao T.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Empower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Testing [J]. Frontiers i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24, 5(11): 48-60.
- [12] 叶蓓. 耐心资本的价值：基于企业韧性视角 [J].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5, 27(05): 12-24.
- [13] 侯德帅, 熊健, 杜松桦. 智能制造与企业韧性——基于工业机器人视角 [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24, (04): 120-134.
- [14] 罗荷花, 张世博. ESG 表现对上市制造业企业财务韧性的影响研究——来自 A 股的经验证据 [J]. 西部金融, 2025, (01): 45-53.
- [15] 赵绍阳, 李梦雪, 余楷文. 数字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可得性——来自银行贷款的微观证据 [J]. 经济学动态, 2022, (08): 98-116.
- [16] 苏志炯.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供应链韧性提升路径研究 [J]. 中国商论, 2025, 34(21): 97-100.
- [17] 陈冬妹, 宋佳音, 张莲.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烟草商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 [J]. 中国集体经济, 2025, (34): 78-81.
- [18] 白延涛. “十五五”时期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机遇与突破路径 [J/OL]. 价格理论与实践, 1-6 [2025-12-04].

引用本文 张宇豪, 马骁, 王文兰, 张永发, 范瀚熙, 王爱清. 数字化转型、新质生产力与企业韧性研究 [J]. 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 2026, 8(1): 51-60. <https://doi.org/10.6914/tpss.080105>.

Cite This Article Yuhao ZHANG, Xiao MA, Wenlan WANG, Yongfa ZHANG, Haoxi FAN, Aiqing WANG. (2026). Digital Transformati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Enterprise Resilienc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 Science*(*Shèhuì kēxué lǐlùn yǔ shíjiàn*), 8(1): 51-60. <https://doi.org/10.6914/tpss.080105>

Digital Transformati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Enterprise Resilience

Yuhao ZHANG¹, Xiao MA¹, Wenlan WANG¹, Yongfa ZHANG¹, Haoxi FAN¹, Aiqing WANG¹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ingde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era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nterprises are confronted with complex and rapidly changing external environments, while supply-chain disruptions and technological iteration intensify survival pressure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nterprise resilience,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as therefore become critical to sustainable corporate developmen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vides technological support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for cultivat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tur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push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oward deeper levels. Together, these two dimensions shape the enhancement of enterprise resilience. However,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ir interrelationships remains fragmented and lacks a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nternal logic and mechanisms linking the three dimensions, and seeks to construct an integrat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ir relationships. It aims to enrich non-empirical perspectives in enterprise resilience research and provide new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academic inquiry. At the same time, it helps enterprises clarify the core valu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ormulate ration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ies, cultivat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strengthen risk resistance, thereby enabling them to address external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nterprise resilienc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责任编辑: 孙强 Email: cpcl@cpcl.hk]